

凭高远眺,阴山山脉横亘如黛,铺展出千里苍茫画卷。大黑河自喇嘛洞湾大峡谷迤迤而出,曲折迂回,盘绕于敕勒川沃野;一道柔缓如歌的水痕,流经土默特平原的田畴村落。这条几经改道的古河,沿着九曲河道蜿蜒向前,承载着北疆数千年的风云流转。

你自阴山南麓纵横起伏的沟壑间蜿蜒向前,裹挟着温带草原的长风,衔取林海清润甘醇的晨露,绕过苍茫连绵的黄土丘陵,漫过水草丰茂的湿地浅洼。你听过丰州滩牧人逐水草而居时唱起的悠长牧歌,见证了地域沿革与城郭兴废。河床弯转,几番变迁,泥沙层层堆积,每一程流淌,都沉淀着呼和浩特独有的文明记忆。寒来暑往,河水不曾停歇,滋养草木,润泽良田,哺育世代生民,把烽烟往事、草原风雅,悉数收纳于碧波荡漾之间,从容抒写历史苍穹下的清风古韵、春秋华章。

你没有循着许多河流东去的方向,而是自东向西流淌,在北疆河流中显得格外独特。你是大自然挥毫写就的抒情长诗,亦是山河不羁的风骨与自在灵性。当万千江河奔涌向东海,你却在平川上划出一道婉转弧线,汇集流域内多条支流,最终在托克托县双河镇汇入黄河。

你是一条流淌千古的文明长河。远在先秦,你的名字叫黑水;汉代时上游称荒干水,《汉书·地理志》将你下游河段称为沙陵河;北魏时期,著名地理学家郦道元在《水经注》中将你称作芒干河;隋唐时,定名金河,别称紫河。一条塞外长河,多次走入文人墨客的笔端。千载岁月流转,那些诗句历经千年,至今仍熠熠生辉。唐代柳中庸提笔写下“岁岁金河复玉关,朝朝马策与刀环。三春白雪归青冢,万里黄河绕黑山”的诗句,道尽金河两岸长年烽烟不断、将士戍边无休无止的苍凉悲壮。诗中所称“黑山”,便是今日的阴山山脉。

晚唐诗人杜牧挥笔感叹“金河秋半虏弦开,云外惊飞四散哀”,描摹的正是深秋大黑河上空弓弦骤响、群雁惊飞的边塞场景,凸显四野空旷寂寥的萧瑟景象;陈去疾落笔“春至金河雪似花,萧条玉塞但胡沙”,细致勾勒出敕勒川初春时节,大黑河两岸飞雪如花、边关旷野漫漫黄沙的辽阔与清寒。古诗让这条塞外长河定格在千年文学史册中,沉淀厚重悠远的边塞文脉。

辽金元时期,你被称作“喀喇乌素”,清代名为“伊克图尔根”,后来定名大黑河,沿用至今。

千百年来,纵然名号几经变迁,河道几经改移,可奔流不息的

热风掠过窗棂,老院的夏,就这么来了。

墙根的草,绿得恣意。丝瓜藤顺着木架攀爬,卷须轻晃,缠上一缕斜阳。蝉声藏在叶间,一阵密,一阵疏,撞得午后的时光慢悠悠地晃荡。

日光是不够的,不烈,不燥,漫过墙头,漫过枝叶,把老院里的每一寸光阴都晒得松软。泥土里混着青草气,风一吹,便漫进鼻息,清清凉淡,熨帖人心。

青石阶被晒得温热,赤脚踩上去,暖意从脚尖漫开。老槐树的影子,铺了一地碎光。风一吹,树叶沙沙,蝉声起伏,檐下的风铃也轻轻晃动,发出三两声清响,揉碎了满院寂静。

院角的水缸里,盛着半缸清水。几片浮萍静静点在水面,几尾小鱼悠游其间。伸手一碰,水纹一圈圈荡开,凉意沁入掌心。阳光照在水面,亮得晃眼,映着天,映着树,也映着无忧无虑的童年。那些简单的快乐,就藏在这一汪清水里,清澈如初。

一川长河 千载流韵

□刘玉昌



大黑河夕照 杜秀丽 摄

河水,其诗意亘古未变。

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在河川相遇,犁铧与马蹄在山峦与浪峰间相逢,孕育出多民族交融共生的文明硕果。匈奴、鲜卑、契丹等北方游牧民族曾在这一带繁衍生息,留下深厚的历史印记。

悠长绵长的长调漫过河堤,一声一调,诉说着人们对这片故土深切而绵长的眷恋。无数烽烟旧事、人间烟火,沉眠于河床泥沙之下,化作一方水土生生不息的根脉与灵魂,伴着河水潮起潮落,深情诉说千百年的岁月沧桑。

你的两岸,遍布远古文明印记。河畔的大窑遗址,保存着距今约50万年的古人类活动遗迹。远古先民采集石料,打制成石锤、石核、刮削器等生活工具。那些温润规整的石器,是先民谋生劳作的重要工具。土层里层层堆叠的木炭灰烬,静静见证原始部落围聚篝火、群居繁衍的漫长岁月。滔滔河水见证先民手握石器,沿着河岸捕鱼狩猎,在敕勒川点燃一簇簇文明星火。岁月顺着河谷缓缓流淌,云中城的晨钟暮鼓,仿佛循着水脉传来。丰州城昔日的市井喧嚣,也在河水两岸留下历史回响。昭君出塞的漫漫旅途,叮咚铃铃坠入粼粼波光,漾开一圈圈涟漪。

你的前世今生,充满传奇色彩。而今,大黑河缓缓铺展一幅生机盎然、水秀草青的生态长卷。主流自层叠叠嶂的群山之中奔涌而出,吸纳深山草木的山野灵气,一路滋养沃土,浇灌万顷良田。久远年代,这条河也曾洪水肆虐,汛期奔涌的激流如同脱缰野马,横冲直撞,冲毁田地房舍,让沿岸百姓常年惶恐不安。一代又一代各族儿女同守家园,并肩修筑长堤,疏浚河道。经过筑堤、疏浚和综合治理,昔日洪患得到有效控制。河道运行能力不断提升,河水逐渐恢复平稳清澈,滋养沿岸农田,为土默川平原的农业生产提供水源。

你的源头深藏于阴山山脉,是鸟兽栖居嬉戏的世外桃源。澄澈碧水倒映万里长空,从芦苇迎着清风轻轻摇曳,漫天流云在水面缓缓游走,水天融为一体。赤麻鸭贴

着水面疾速掠过,翅膀拍打出细碎水花,转瞬便隐入茫茫苇荡深处;燕子在空中轻快盘旋,清亮的鸣啼划破旷野的宁静;成群水鸟悠然漂浮在清波之上,从容地梳理羽翼,自在安然。

中游河水平缓,流经呼和浩特境内的山涧平滩,万物欣欣向荣。一串串沙棘果殷红透亮,如同散落原野的玛瑙;草势繁茂,满眼苍翠,蓝紫色的马兰花遍地盛开,如同缀落在绿色绒毯之上的漫天星辰。曾经烟波浩渺的湖湾,虽不复往日盛景,留存下来的连片湿地,依旧是城市生态珍贵的绿肺,空气里时时飘荡着草木与水汽交织的清新气息。

哦,大黑河,如今长河依旧蜿蜒,旧川故道焕发新颜。水域开阔的大黑河郊野公园,清波映照岸畔新景。丰富多元的植物群落、弯曲延伸的松木栈道以及百亩花海,共同构成层次丰富的生态景观,使旷野呈现勃勃生机。沿途曲折流水,载着千年过往,缓缓奔赴崭新岁月,描摹古今相融的塞上温柔与辽阔。

临水修建的野马图森林公园,林木葱郁,密林游憩区秀木参天、浓荫蔽日,阳光穿过层层枝叶的缝隙,洒落一地斑驳碎光。时值盛夏,漫步郊野,这里地处市区近旁,却是一方远离喧嚣的清静天地。河堤坡岸,游人缓步穿行林间,脚下落叶沙沙作响,林间鸟鸣婉转萦绕耳畔,徐徐清风穿林而过,层层花浪此起彼伏,尘世的烦恼,顷刻间烟消云散。

繁花盛开的大黑河军事文化乐园,游人络绎不绝。卡丁车赛场引擎轰鸣,车手追风疾驰,尽情释放压力;桨板从平静的水面划过,层层涟漪揉碎水中月影,带走心头积压的烦忧。人们驻足拍照留念,并肩闲谈漫步,花香裹挟着人间温情,伴着流水缓缓向前流淌。偶见垂钓老翁静坐岸边,凝神静气,静候鱼儿上钩,悠然闲适,恬淡自在,引人羡慕。

夏秋花季,八拜湖湿地公园被繁花铺满,花枝摇曳,身姿娇俏灵动。缤纷花海沿着河道绵延铺展,

化作一条锦绣彩带;碧绿温润的河水宛若顺滑绸缎,婉转缠绕着无边花海,馥郁花香随风四处弥漫,直沁心脾。尤其令人沉醉的,是市郊南端大黑河东侧的“云溪花影”和西段的“菊圃花海”。河滩上波斯菊、格桑花、桑托斯马鞭草次第绽放,红粉相映,开得热烈烂漫,形成一片又一片花海,互相呼应,彼此交融,营造出自然生态体验空间;紧邻的大片陆地上,成片的薰衣草铺展成漫天紫雾,给辽阔原野披上一层朦胧轻纱,与浓密绿植一同摇曳欢歌。

市郊新建的房车露营区内碧波荡漾,青山绿树倒映平静水面,远山近水皆成风景。怀着闲情逸致缓步其间,可谓一步一景。自然漫滩地带,水洼星罗棋布,清浅平缓的河水刚好漫过脚踝,一股清凉顺着脚底直透心底。孩童赤着双脚在浅滩嬉水,追逐浅水中的游鱼,清脆的欢声笑语惊飞成群水鸟。眼下,这片优质水域栖息着赤麻鸭、斑嘴鸭、绿头鸭、秋沙鸭、红嘴鸥等。山水相映,宛如一幅浑然天成的水墨长卷。

待暮色降临,你又换上温婉柔美的容颜。大河两岸灯火次第点亮,万家灯火坠入粼粼河水,光影碎裂,化作河面漫天浮动的星子。徐徐晚风抚平层层水波,吹散白日残留的燥热。游人乘舟随波缓缓漂荡,抬头仰望璀璨星河,共享这片山水间的宁静。

我爰河畔露营地,夜晚灯火明亮,炭火噼啪作响,烤肉的焦香混合着青草与水汽的气息随风飘散。亲朋好友三五成群,围坐絮谈,琴声悠悠婉转,歌声清亮悠扬,漫天星辰与岸边灯火交相辉映,勾勒出一幕烟火氤氲的温馨夜景。时至今日,这条河早已不只是一条奔流不息的流水,更是众多市民安放闲暇时光、寄托惬意情怀的心灵港湾。

哦,大黑河,你是阴山清亮的眼眸,是草原奔涌的血脉。河水漫过千年光阴,阅尽兴衰起落,始终以温润宽厚滋养两岸生灵。涛声依旧,诉说历史。波光充满诗意,草木孕育生机,流水赠予人间岁岁安宁。

每一次远眺长河,都会与这片土地滚烫的灵魂不期而遇。滔滔水声里,听得到远古回声的亲切呼唤,看得见文明绵延的脉络,更读得懂这片故土最深沉绵长的挚爱。

山水人文

素的欢喜。

不必刻意寻找,不必刻意铭记,只要站在院中,被风一吹,被光一照,所有烦扰便悄然散去,只余下满心安宁。

不见喧嚣,不染匆忙。一草一木,一饭一蔬,皆是寻常。原来最动人的生活,从不在远方,就在这烟火缭绕的老院,在这细碎又安稳的日常。

老院不大,却装得下一整个夏天。装得下蝉鸣,装得下月光,装得下一碗热饭、一席闲话。也装得下年少无忧的时光,和长大后念念不忘的心安。

日子慢下来,才知美好都在细微处。在一阵风里,在一缕香里,在一声呼唤里,在一个温柔的眼神里。守住这一方小院,守住这人间烟火,便是一生最好的光景,最安稳的幸福。

乡土炊烟

呼伦贝尔大草原的美,只消一瞥,便足以摄人心魄。

车辆沿着G331一路疾驰,窗外的草原不断向远方延伸,仿佛没有尽头。我静静地坐在车内,凝望窗外广袤无垠的草原,万顷碧野宛如一幅清丽的水彩长卷,在眼前徐徐展开。铺天盖地的绿意令人心旷神怡,目光久久驻足其间,竟丝毫不觉疲倦,仿佛永远也看不够。

大草原地势平坦,沿途少见高山密林,只有偶尔出现的低缓坡地和微微起伏的丘陵,在青草映衬下呈现出柔和的层次。整片草场仿佛经过精心修剪,没有一丝杂乱。那起伏的线条,像风中舒展的绸缎,像轻轻铺开的碧绿哈达;那温润的色泽,又似一块通透的翡翠,共同勾勒出草原的辽阔、柔美与轻盈。放眼望去,一马平川,碧草的尽头就是蓝天,恰似“海到无边天作岸”,只是这里的“海”,是碧草的海洋。天边似乎就在眼前,却又遥不可及。草原上有句俗语:“望山跑死马。”这样的天地,最适合策马驰骋,向草原深处奔去,尽享自由与洒脱。

雨水充沛,草木丰茂,每一株小草都饱满挺秀,青翠欲滴。草原由近及远呈现出渐变的色彩:近处泛着嫩黄,稍远处转为青翠,更远处则是一片碧绿,浓淡相间,层层铺展。偶尔有一片黄色小花闯入视野,远远看不真切,或许正是美丽的金莲花。不远处,养蜂人忙碌着,身旁整齐排着一只只蜂箱和一瓶瓶百花蜜。低矮的灌木丛时隐时现,偶见三两株乔木,反倒让人觉得稀罕。呼伦贝尔草原就是如此,乍看满眼青翠、一碧万顷,细看却又处处不同,每一隅都有独特的风景,随手拍下,便是一幅浓墨重彩的画作。

草场上最活跃的是牛羊和马。牛群零散分布,黑的、黄的、白的、花的,应有尽有。它们只管埋头吃草,饱了便慵懒地就地卧下。羊群密集如云,像给草原铺上一层绒毯,跑起来又似无数珍珠在草地上滚动。马儿总是三五成群,大群中又分出若干小群,没有一匹落单。它们体态俊美、举止优雅,无论吃草、漫步还是小跑,都尽显风度。草原上牛羊马自在散布,却几乎看不到牧民。它们悠然地啃着青草,也慢慢地啃着时光。

偶尔有小鸟飞起,刚到二三米高,又猛地落下,一晃便消失在草丛中,令人想起《庄子·逍遥游》中“决起而飞……控于地而已矣”的描述,不禁莞尔。若从低空俯瞰草原,想必又是另一番壮阔,或许也会生出“天之苍苍,其正色邪?其远而无所至极邪?”的浩叹。

村落终于映入眼帘,沿途渐渐有了人口较为集中的小镇。牧民们住在坚固整洁的房屋里,但最美的还是洁白的蒙古包,像被风吹落的云朵,散落在草地之间,将浓郁的草原风情演绎得淋漓尽致。那温暖的毡房里,藏着怎样的人间烟火?或许炉膛里的火苗正噼啪作响,照亮归来姑娘的衣襟;或许铜壶里的奶茶正咕嘟翻滚,溢出醇厚的奶香。在广袤旷野中,一顶蒙古包便是一处生机,是草原儿女安居的家园,也在每一位到访者心中留下温润的印记。

缓缓流淌的河流,是草原上最灵动的存在。沿途可见海拉尔河、克克鲁河等大小小

在呼伦贝尔，看见辽阔

□古胜红

的河流。到了莫日格勒河畔,只见河道千回百转,如一条巨龙蜿蜒于广袤草原之上。它虽无大江奔涌之势,却以曲折的水线勾勒大地,恰似大地蓝色的血脉。大地铺绿毯,曲水作银带,那种难以言说的美,令人几欲落泪。站在河畔,风里仿佛有自由的气息,时间在这里似乎慢了下来。

草原上还零星分布着湖泊和当地人所称的“水泡子”,即便从车窗外一晃而过,也让人遐想联翩:水里有鱼吗?它们是否也像呼伦湖、贝尔湖一样,流传着美丽的传说?若遇上湿地,更值得驻足。水边芦苇茂盛,水色澄澈,倒映着蓝天白云。肥美的浅滩常有马群徜徉,时而吃草,时而饮水。若一齐奔跑,定会铺展出万马奔腾的壮美图景。

车辆驶过音乐公路时,耳边响起呼伦贝尔大草原的曲调,那美妙的旋律与眼前的意境完美契合。同行的人情不自禁地跟着哼唱。豪迈的歌声如草原的风一般悠长,带着奔放与热烈,流过心头,唤醒每个人心底藏着的那片辽阔。恍惚间,又仿佛听见马头琴声在耳际萦绕。

《鸿雁》的苍凉、《敖包相会》的深情、《天边的牧歌》的悠扬……一首首草原歌曲在此刻都无比应景。果然,呼伦贝尔不仅是绿色的海洋,更是歌的海洋。

出发时天阴沉沉的,不久便下起雨来。伴着淅沥的雨声,我们一路看云起云落。细雨中,薄薄的云雾如轻纱般笼罩草原。若前方是缓坡,坡地便在雨幕中显出柔美的曲线;若前方一马平川,视线便延伸到更远处,那里竟还藏着一方晴空。晴空之下,蓝天白云与草原交融,宛若仙境。

不一会儿,天放晴了,草场顿时明媚起来。天幕低垂,云朵近在咫尺,仿佛伸手可及,舒卷自如,变幻万千。雪白的云边染着淡淡的银灰,仿佛云朵也淘气起来,在草地上打了个滚儿,沾了一身尘土。风轻轻吹,云朵缓缓飘,层次分明。阳光透过云层,在草场上铺展出一幅幅流动的画面:有振翅翔翔的金雕剪影,有茂密幽深的森林轮廓,有宁静深邃的湖泊幻影。那些被阳光照亮的草场,则被染成灿亮的金色,看上一眼,心也跟着亮堂起来。

转瞬之间,乌云又漫过天空,一阵急雨随即敲打车窗。没多久,云层渐薄,雨也停了。大雨过后的草原被雨水洗得清亮,更添几分妩媚与清新。放眼望去,青青的草、蓝蓝的天和白白的云朵,共同构成一幅纯净的油画。

呼伦贝尔大草原的美,不仅在于视觉上的冲击与震撼,更在于它带给人的精神滋养。它以辽阔开阔胸襟,以青翠愉悦身心,以旷远涤荡尘心,以纯净带来宁静与力量。凝视眼前的万顷绿草,心中的纷扰仿佛渐渐消散;再望天边,遥想远方,似乎也懂得了自由的意味。我想,正是草原的博大,接纳了所有远道而来的脚步与向往。这是大自然写下的至美诗篇。这一瞥虽短,却足以让我铭记一生。

情怀絮语

山之诗（组诗）

□老戈

平顶山

听说那椭圆形的山顶
最适合用作足球场了

现在,我们经此
未见人影,只闻风声

远处,一只苍鹰
立于边沿,像蹲着一个人

肯定是那只球
被谁一脚踢出了界外

而那个下山
去捡球的人

像弯下腰的岁月
去捡拾西边那枚落日

石条山

石条像是经过打磨的
又像经册页装订而成的
一摞摞码放在一起
形成一座书山

那么多人来了,远眺
或安静小坐,轻柔的风
穿过空茫,拂过山顶
像手指划过纸页,发出轻响

那么多人又去了,仿佛
除了与一位满腹经纶的智者有了一次晤面
还和苍老岁月有过握手

半拉山

一座山该有的,它都有
陡峭的山势、高远的海拔和辽阔的远方

它可能认为,这就挺好的

一座山没有的,它也有

缺失、惊奇、传说——走失的另一半
人们用想象滋养着它
它可能还认为,这没什么不好的

它甚至认为,要是真有一天
一块飞来之石,唯当一声和它对接
它便和其他山一个模样了
它的独特,便会在人们眼前凭空消失

瞭望山

山,站累了
景,看旧了

一个人,沿崎岖山路
像游云一样,几经盘绕,登上山顶

就在他迎风而立,踮起脚
张开双臂的那一刻,远远望去

苍穹下,仿佛他给这座
静默的大山,插上一根接收天线

轻触如烟过往的天线
遥指现代风云际会的天线

宝格达乌拉

有人远望,有人近看
你有一颗虔诚之心
彼此的心情,都是一样的

远望,只在刹那间
便看清一个仰视苍穹的巨人轮廓
一脉雄浑的山体上
两个身影
在缓慢移动

像那个曾经
打马而过的少年
归来,已是暮年

待星空



碧泉摄影

张青海 摄

老院的夏

□三月河

搬一张竹席,铺在树下。躺下去,便陷进一片清凉里。仰望交错的枝叶,天光从缝隙里漏下来,点点闪闪。不必翻书,不必说话,只静静听,静静呼吸,心就静了。

偶有蝴蝶飞过,翅尖沾着光。停在丝瓜花上,片刻又翩然远去。不扰谁,不留痕,只添一抹轻俏的生动。

灶间飘出烟火气,锅铲相撞,瓷碗轻叩桌面,母亲唤人吃饭的声音从灶间传来,温软而踏实。竹椅吱呀,蒲扇轻摇,暑气便散了几分。

桌上总有几样家常,凉拌黄瓜,清炒豆角,再配一碗凉丝丝、爽

润润的绿豆汤。不用精致,不用丰盛,一口下肚,便是安稳。

一家人围坐,话不多,句句平